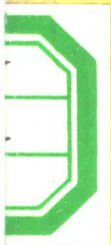


鲁彦周

彩虹坪

CAIHONGPING CAIHONGPING CAIHONGPING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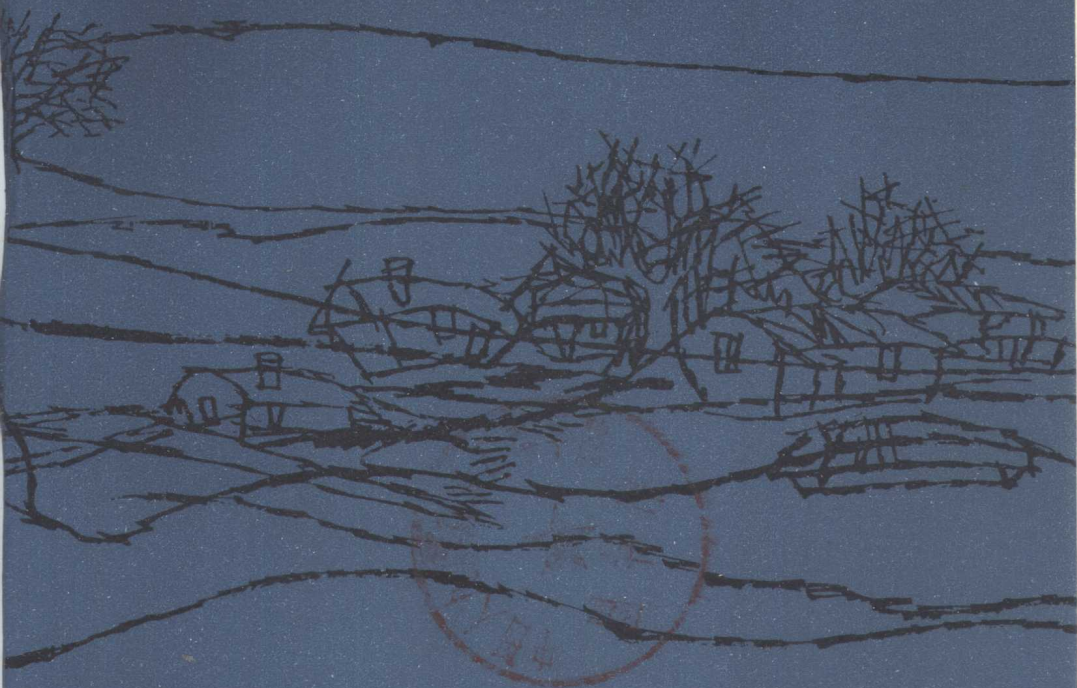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文艺出版社



2 039 1057 1

彩虹坪

晉
彥
周



责任编辑：张 森

封面设计：张 恢

彩 虹 坪

鲁 彦 周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74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7 字数 274,000

1983年11月第1版 1983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00,000册

书号：10078·3447 定价：1.30元

甲

天虫封
二十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深刻地反映了现实斗争生活的长篇小说。

作品通过邓云姑、吕芹、耿秋英三个女性的命运，揭示了从高层领导到基层干部，对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经济改革方面的尖锐矛盾，从一个地区典型地反映了我国农业生产实行责任制的发展趋势。小说以耿秋英和吴仲曦的爱情纠葛为主线，展开了复杂的人物关系，结构紧凑，情节生动，塑造了省委领导、干部、知青和山乡农民等一批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，以细腻的笔触剖析了人物的内心世界，表现了人物的精神面貌。它既敢于触及现实生活中的尖锐问题，又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力量，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艺术感染力。

本书是作者继《天云山传奇》后，又一部出社会主义之新的力作。

第 一 章

人生的旅程中，有时会碰到一些难以预料的事：突然的打击，知己的背叛，意外的相逢，重大的变故……都能在人的心灵上产生强烈的波动。这种波动，有时候能改变人的性格，重新决定人生的安排。

省农业政策调研室的新干部吴仲曦，这个刚刚从农学院毕业的青年，上班不到三个月，就碰上一件震撼他心灵的事。

公元一九七九年的春节已经过去了，工厂、机关、学校重又开始忙碌起来。这天一大早，吴仲曦就急急忙忙起来了，他要赶在上班之前，把一份材料交给省来信来访接待室，好在上班时刻去参加一个会。

这天天气很怪。东边的太阳已经升起了，城市的高楼上和树尖上都被抹上了一层金灿灿的阳光。这种阳光不象冬天那样惨白，它明亮、温暖，金黄里裹着桔红，使人感到它确实确实是春天的阳光。然而在顶空里，却飘着浓重的云，下起毛毛细雨来了。这毛毛细雨，在早晨的阳光下闪闪发亮，象无数断了头的

丝，轻柔无声地飘落，落到刚刚发芽的树枝上，落到光滑的柏油马路上，自然也落到吴仲曦的身上、头上和脸上。

今天，吴仲曦穿的是他有生以来，第一次用自己的钱买的一件毛呢青年装。他高高的个子，乌黑光亮的头发，长方型的白净的脸颊，俊气的眼睛，配上这件咖啡色的上装，使他显得颇为潇洒动人。象一些爱美的同时也知道自己的确不丑的人一样，在马路上走路，自然也就有那么一点顾盼自雄的味道。加上他近来工作也顺心，他现在终于又回到了省城，回到了省委大院里来了。还有那么一个姑娘，经常和他并肩来来往往。他在报上，还发表了篇把小文章。这些都使他很得意，很满足。可是这毛毛雨，不会因为你心情悠然、愉快，就不落到你的身上。起码在这条路上，在此时此刻，毛毛雨对人们是不管等级，不管贵贱，一视同仁的。

吴仲曦为了照顾自己的上衣，为了照顾自己的头和脸，他只得放弃在人行道中间昂首阔步，尽量让自己沿着人行道边上的墙根走，尽量躲开那虽然温柔却也麻烦的雨丝。他甚至顾不得从容的态度，加快了自己的步伐跑起来。因为雨丝越来越密了。

吴仲曦已经跑到离接待室只有两百米远的地方，再跑过几条巷口就到了。谁知他刚从人行道上跨到一个巷口，巷子里突然窜出一个人。吴仲曦没防备巷子里会有人窜出来，那人又急于拐上人行道，跑的速度飞快，也不可能想到正有一个人要横跨巷口，这样一来，两人一下子猛然相撞了。吴仲曦被撞得歪了好几步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。巷子里跑出来的人呢，撞倒了吴仲曦，自己脚步收不住，也跌倒了。这人比吴仲曦跌得还重，啪的一声，脸朝下，全身摔倒在潮湿的水泥地上。

吴仲曦身上被弄上了一大块泥水，两手也沾满了泥。他挣扎着爬起来，正要骂人不长眼睛，可是张开嘴却骂不出声来，因为

他看清了跌倒在地上的是一位穿旧素花棉袄的妇女。这妇女大约跌得不轻，爬不起来。吴仲曦顾不得自己身上的泥水了，他想上去把这个妇女搀起来。他刚伸手扶到这妇女的膀子，只听巷子里又传来叭哒叭哒的脚步声，紧接着有人在喊：

“同志，抓住她，别让她跑了！”

吴仲曦回头一看，原来是两个穿民警制服的公安人员朝这里跑来，巷子远处还有一辆吉普车，也飞快地朝这里开过来。

吴仲曦不再搀那妇女，赶忙紧紧按住了她。那妇女挣扎着要起来，并喊：

“你放开我，让我到省委去。”

吴仲曦犹疑了一下，想松开手，又怕放走了坏人。被他按住的妇女，又一次想挣脱他，他感到这妇女很有力气，不由又加重了压力。这时，那两个追人的民警，气喘吁吁地跑到了。他们代替吴仲曦把那个妇女抓住，并把她从地上拉了起来。

“谢谢你，同志。不是你帮忙她又跑了。”

“她是什么人？”吴仲曦问。

“我们是县里派来抓她的。”一个民警说，并没有说明她是什么人。

吴仲曦看看这位妇女。妇女的脸，被披下来的头发遮住了，看不清楚，不过从她身材上可以看出她很年轻。她现在正在低头揩自己的嘴唇上的血。她的上嘴唇被跌破了，几滴血滴到地上。鲜红的血，滴到潮湿的水泥地上，象殷红的花瓣落在泥里。

那辆吉普车也开来了。一个民警推推这妇女说：

“走吧！县里早知道你要跑的，老老实实跟我们回去。”

“回去我也要和你斗的！”妇女突然把头一昂，把披在脸上的长发向后再一甩，露出她那因气愤而变得通红的相当漂亮的脸。

她的两只大而黑的眼睛，正怒视着抓她的民警，眼睛里仿佛能喷出火来。这双喷射着怒火的眼睛，不经意地也转到吴仲曦的脸上，一刹那间，那眼光由愤怒变为惊愕，由惊愕又迅速变化为蔑视的寒光，这寒光停在吴仲曦的脸上，好象再也不会移动了。

一直在看着她的吴仲曦，一下子被她眼里射出的寒光打倒了。他的神情，简直象一个正唱着歌走路的人，突然发现脚下就是一颗冒烟的炸弹那样显得惊慌失措。他的身子歪了几下，差点又要跌倒，他的嘴和手都同时抖动起来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“上车，上车！”民警开始拉她，他们倒并没有注意到她和吴仲曦的奇怪的表情。

“哼！”她冷笑了一声，“真有意思！原来是你帮助他们抓到了我……”她又转身推开民警说：“放开！我自己会上车！”

一个民警迅速打开车门，一个民警先上了车。一直冷眼旁观的司机，同情地看了她一眼，把一条毛巾撂给她。她向司机点了点头，站在那里用毛巾拭了拭脸，同时又用眼角瞄了一下吴仲曦，从上到下那么奇怪地看了看他，尔后才迅速钻进了车子。另外一个民警也跟着爬了进去。

司机鸣了两声喇叭，车子鸣的一声开走了。

毛毛雨还在下着，太阳依旧照在高楼顶上，树梢上。刚才马路上还没有什么人，现在自行车、汽车流水一般活动起来了。

吴仲曦呢，仍旧站在那里，动弹不得。

二

天刚蒙蒙亮，省政策调研室主任吕芹就醒了。她躺在床上，看看没有拉上窗帘的窗子，窗外，柳树软软的枝条的影子，一动不动地贴在玻璃上。树那边的路灯还亮着。灯光照着那柳条，它上面的嫩黄透绿的叶芽，已经看得清清楚楚了。

她从被里伸出圆润光滑的胳膊，嘴里打了个哈欠，想把胳膊缩回去，再睡一会儿，又想起今天要办的许多事。她揉揉眼，自己对自己撅了一下嘴，皱了皱眉，猛地把胳膊往床上一撑，坐了起来。

她把她的依旧乌黑的头发拢了拢，摆了摆头，努力赶走倦意。她的长而且直的眉毛扬了扬，两只照旧清亮亮的黑白分明的眼睛，开始闪出一种兴奋的光，那方方正正的脸上，一下子变得生气勃勃。她把衣服一披跳下床来。

隔壁房里也有了声音，她的女儿翠翠早就起来了。女儿在那边房子里说：

“妈妈，你昨天才回来，今儿不多睡一会儿？”

“我睡足了。”吕芹说，“你把炉子先捅开吧！”

“早捅开了！”女儿说，“我已经吃过了。稀饭放在炉子上，我走了。”

“到底是年轻人！”吕芹心里感叹，你以为自己够早了，她已经把什么都做好了。

吕芹正要开门，门下忽然塞进一张条子，她听见翠翠在笑。

她拾起条子，只见上面写着：

妈妈，把你的脚步放快些，人民在等待着你呢！不要顾虑不要怕，就把你昨天和我讲的提到省委会议上去。你讲的真好呢！

翠翠

吕芹看着这条子，笑了。现在的年轻人，做事都有点古里古怪。从门缝里塞什么条子呢？可她的意思倒是非常好的，她是怕妈妈软弱呢。这点，她似乎对妈妈的了解还不够。

她开开房门，女儿已经噔噔地跑出了过道，她听见门砰的一声，带上了。女儿飞也似地跑下楼，走了。女儿也是个急性子，这点，跟她年轻时一样。她把女儿的纸条叠起来，发现纸条背面还有一句话：“你和吴伯伯的事也该挑明了。”吕芹看到这句话，心里跳了一下，她不由咬咬嘴唇，很快把纸条揣到袋里，走到凉台上去了。

多清凉的空气啊！她深深呼吸了一下，伸手抓起一根伸到凉台边上的柳枝，又把它放回去了。她看看天，天上有云，东边的朝霞金红闪光。她活动了一下身体，感到自己的精力异常充沛。她想起女儿条子上的话，又想到一个月来在乡下碰到的许多人和事，生活中有多少勇于创造，敢于斗争的人啊！

她摸摸自己的脸，光滑，细腻，丰润。她确实感到自己变得年轻，也更有力量了。女儿说，不要顾虑不要怕，怕，她怕什么？她才不怕呢！

人真是复杂的，不知不觉就变了。有时候，连你自己也感到奇怪，这种变化是怎么产生的？为什么自己由刚强变软弱，又由软弱变得刚强起来？是对生活的信念，对党的信念，对人民的信

念？也许是这样的吧！

三年以前，她还是一个多么消沉的人哪！丈夫的死亡，生活前景的暗淡，人和人之间的戒备，社会上的混乱，党和国家受到的破坏，都使她产生一种极度的痛苦。她常常靠在窗前，不断地忧伤地想：现在我有什么呢？一个可怜的没有爸爸的女儿，一颗残破的心罢了。丈夫死前，讲了那么多的话，有真诚的嘱咐，也有热切的期待，把她的心都烤焦了。她能做什么？最多也不过是把嘴唇咬出血罢了。

她清楚记得丈夫是怎么伸出枯瘦如柴的手，在她的充满泪水的面颊上抚摸着，几乎是用耳语一般的声音对她说：

“我死了，你要坚强地活下去！要刚强，正直，象我们刚结婚时那样。那时候，你这个漂亮的孤女，是多么敢于斗争啊！”

“别说了！”她哭着说，“我只给你带来麻烦……”

“不！”丈夫用劲喊了一声，“不对！你没有错，你是对的。我现在心里难过得很，我当了十年的农业所长，我为农民讲过多少话呢？你讲了，挨了批，受了处分。我不敢公开为你讲话，我只能在感情上给你一点温暖，只能做为一个丈夫保护你。可对你的话，你的意见，我却一句也不敢表示赞同。我这个从农村出来的靠农民帮助打过不少胜仗的战士，当了官反而软弱起来了，你将来若有可能的话，也帮我补补过吧！我相信……”

“你在说些什么啊！”她把脸枕到他的手上，泣不成声。

“还有一句话！”丈夫反而兴奋起来，又接着说，“你得答应我，你要教育好翠翠，你自己也要找一个对象，你不要封建，你还年轻……”

“你干嘛说这些伤人话？你会好起来的，会的！你别再刺我的心了。”

“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”他倒反而笑了，“我说的是真话。只要你们母女好，我也放心去见马克思了。啊！马克思！可惜我看不到某些人垮台了，你会看到的，你会的，亲爱的人。”

丈夫说了这些话以后，第三天就真的去世了。

现在一眨眼就是几年过去了，丈夫说的那些人真的垮台了。要替他补过？他有什么过错啊！他要是活着，他会怎样？他肯定会支持自己的，一定会。

一阵微风吹过，柳枝摆动，天上下起毛毛雨来了。她感到脸上有点潮湿。她用手抹抹脸，象是要抹去无端而来的某种思绪。她感到有点羞惭，近两年来，她几乎把死去的丈夫完全忘记了。她非常理解丈夫临死以前说的话，他对她有信心，有期望。对未来他也是有信念的。不错，他胆小，奴隶主义味道很重，可他心里是明白的，他确实是个好人。一九五九年，她给省委写过一封信，反映了一下当时的农村问题，结果给她带来多少侮辱和麻烦啊！她一下子从省委机关被踢出去，从党内被开除出去，被送到养猪场。那时，对她丈夫的压力该有多大，可是他还偷偷跑到养猪场，给她送罐头，送饼干，在猪圈的暗处，在那大猪小猪哼哼叽叽的猪房里，轻轻抚摸着她，安慰她，为她流下了眼泪。他在她耳边叮咛：

“我理解你！我不会离开你！我会照顾好翠翠的。你安心劳动，注意身体，可别再讲什么了。要相信党，别钻牛角尖……”

他就是这样安慰她的。他并没有象某些男人那样，要划清界限，或者埋怨妻子给自己带来麻烦。他没有，他是个好人，可是他这个好人，又为革命做了多少事呢？

这些年来，生活的深刻教训，党和国家所受到的挫折，人民的苦难，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错误，使她逐渐明白了：光做一个

象她丈夫那样的好人是远远不够的。丈夫临死以前的话，实际上也是一种自我谴责。她当然不能象她丈夫那样对待生活，对待事业，对待党和人民。她不是属于她丈夫那种类型的人，她是一个孤女，一个在街头卖过报的丫头。那年她的父母一下子被国民党抓进监狱，同时牺牲了，她只有十来岁。她要在豺狼窝里求生存，就得反抗，就得自卫，就不能软弱，她从小就知道生活的严酷性。后来，她虽然被地下党的同志收留了，上了学校，变成一个被一些男同学经常盯着看的女学生，到了解放区又变成一个女战士，可她那敢说敢讲的性子，却始终保持下来了。甚至在一九六二年对她甄别时，还为此给她留了个大尾巴：“有偏激情绪和自以为是的错误。”

然而，要维持这种为人的基本品质，又是多么的难啊！“四人帮”那年月不说了，就是最近这两年多吧，你要想前进一步，不知从哪儿来的那么大的阻力。她这个调研室，是省委研究农村问题的一个小参谋部。可他们工作多么困难啊！每提一个建议，拟一份文件，想要通过，不知要费多少口舌。没完没了的讨论，修改，一直到最后被磨成可以任意解释的含糊的东西，才能通得过。据说这才叫全面，才不会让人指摘，让人抓辫子。她着急，她喊叫，她甚至自己动手写文章，用个人名义发表。可是结果，却招来了很多的非议，责难。说她想出风头，说她片面，甚至说她思想上有危险倾向。这种情况，有时就连支持她工作的省委第一书记，也没有办法，他的手脚有时也被一种无形的绳索扯着呢。

去年冬天，三中全会开过了，这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，她敏感地意识到，历史的大转折确确实实开始了。她由衷地激动、兴奋，她在室里组织学习讨论，发动同志们写文章，批在农村问题上的“左”的政策。她自己连春节也不过就下了乡，从山区到平

原，从平原到水乡，钻进人家破旧的草屋里，睡在人家的古老的床上，利用女同志特有的方便，叙家常，谈庄稼，讲过日子的艰难。她哭，她笑，她想，她思想斗争，有时彻夜不眠，听着风雪吼叫。她的心也时而激动，时而焦虑。乡亲们的诉说，生活的困苦，使她感到痛心，感到内疚。青年人的大胆，基层干部的要求，特别是有好几处地方，偷偷地背着上级搞了不少新鲜措施，使她感到惊异而又兴奋。有的队，因为去年大旱，麦子种不下去，就搞起联系产量的责任制来了。有的队干脆搞起包产到户，搞起被批了多年的“责任田”来了。有的还搞了一种叫“大包干”的生产责任制，把产量、土地、任务统统包给社员。奇怪的是：凡是这样搞的地方，不仅麦子全部种了下去，而且长得特别喜人。据说，当时旱得土块象铁疙瘩一样，水源也没有，队里左号召右批评，还是没有任何效果，一天弄不到一亩地。可一旦宣布了这些新办法，社员很快就全家男女老少一起行动起来了。地犁不动，他们就用大锹挖，土块硬，他们就用镢头砸，没有水，他们就从井里，水沟里，小池塘里，一担一担往地里挑，一瓢一瓢舀着水和粪去种麦。不到半个月，麦子、油菜、豆子就全部种了下去，比计划反而扩大了许多，长势也从来没有这么好过。社员们已经在算夏季丰收的账了。

“吕芹同志！要是能允许我们干三年，我们就能翻身了。能允许吗？”

当乡亲们把实情告诉她，并领她在地里看的时候，老大爷和老大娘们多么希望这个管政策的女同志，能说句叫人放心的话啊！可是吕芹能说什么呢！她最多也只能做到个人表表态，说：照她看是可以的。可是省里有关领导，会怎样呢？有的人一定会指责，这符合党的方针政策吗？符合社会主义道路吗？一定

会这样的。她记得粉碎“四人帮”之后，新来的省委书记曾建议过恢复自留地，恢复农村自由市场，搞按劳取酬，还建议发展家禽家畜和家庭副业。省委书记的这些建议，一开始就引起强烈反对，后来在省里算是勉强布置下去了。但在省外又有人起来反对，甚至公然在他们的省报上含沙射影地批判起来了，说这是反毛泽东思想，反“大寨道路”的。时间才隔了年把，又出现了这种大胆的带有对“神圣原则”挑战意味的事情，能不引起巨大的风波吗？事实上她已听说省里有人准备开会制止了。尽管她内心里有一种声音在喊：这是一次改革上的创举，是件了不得的大事，对某些地区来说，是尽快改变贫穷面貌的出路。她应该为之大喊大叫，为之全力奔走。可是另一种声音也在她心头回响：这种阻力，肯定是不容易冲破的，非常的不容易呵！

估计形势，当然不是女儿所说的“怕”。她心里十分明白，虽然三中全会已经开过了，但要真正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，又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，阻力大得很。这种阻力，从上到下，都普遍存在。在农业问题上，斗争尤其复杂，她该以怎样的方式把问题提出来？又怎样才能得到领导的支持呢？省委书记钟波同志回来了没有呢？这次，他会象以前那样，也对群众中的这种创举全面支持吗？

她站在凉台上，竟然没有留意飘到凉台上的毛毛雨越来越密了。毛毛雨洒湿了她的头发，头发上形成了许多细小的闪光的水珠，直到水珠凝结到一起，沿着她的两颊流下来，她才猛然省悟过来。

她拭了拭脸上的水珠，正准备转身回房的时候，她看见一个沿着柳树行里跑步的人。

原来是他，翠翠条子上说的吴伯伯。

吕芹以为他会一直跑到她家门前，并会跑上楼来的。她含笑举起了手，准备和他打招呼。可是跑步的人，根本没有抬头，他一直跑了过去，很快就在那片水杉林子里消失了。

她心里突然掠过一片阴影。她慢慢放下自己的手，转身回到房里，匆匆吃了点东西，就上办公室去了。

她在办公室门口碰见吴仲曦。

三

吴仲曦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办公室的。

他直到那辆汽车不见影儿了，才慢慢挪动步子，茫茫然走着。早晨起来的欢快情绪，轻飘飘的心情，一下子都跑得无影无踪了。他连衣服上沾的泥浆都没有顾上去拭，很想整理一下纷乱的思绪，可脑子嗡嗡作响，就是不听使唤。他怎么也搞不清，她为什么在这里被逮捕？他又为什么忽然在这种情形下和她碰面？太令人震惊了！

他在来信来访接待室，机械地交出了那份材料。

接待室里的人拥挤不堪，躺着的，坐着的，站着的，几乎叫人没有下脚的地方。有男人、妇女，也有老人、十几岁的娃娃，还有被抱在怀里的婴儿。有的沉默，表情木然，有的在小声和别人讲话，互相询问，诉说。房间里，有妇女的低声泣诉，有魁伟男人的号啕大哭。几个接待人员坐在那里作谈话记录，忙得不可开交。吴仲曦办完事正要走的时候，他看见有一位同志，在房里对另外一人大发脾气：

“你为什么不阻拦？他们怎敢到来访接待室里抓人？这不是‘四人帮’的那一套？”

“我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，她拔腿就跑，那两个公安人员就追，一转眼，他们就钻进那巷子里不见了。”

“给抓走了？”

“抓走了，押上了汽车开走了！”

“你给我查查登记簿，查查她是哪里来的，有没有丢下申诉材料。”

吴仲曦听这两个同志嚷嚷，他知道他们说的是谁。他不自然地拔脚就走，生怕人家追问到他的头上。

吴仲曦木然地走进省委大门。他从北楼走到南楼，本来从南楼就可以到他的办公室，不知怎么又转出去了。一直走出省委后门，他这才发觉自己晕头晕脑走过头了。他正要回身，一个穿红色外套的姑娘看见了他，她笑嘻嘻地招呼：

“你早哇！吴仲曦！”

“你早！”吴仲曦勉强回答。

“啊呀！你怎么弄的？”她望着吴仲曦开心地大笑了，“这么大的人，走路摔跤子？”

吴仲曦阴沉着脸，不作声。

“我刚刚碰到你的一个叫金林的同学，”那姑娘看他要走，又拦住他对他说，“他在你家门前喊你，我告诉他，你上班去了。后来，翠翠来了，和他一道走了。他是翠翠的朋友吧？我看他俩怪亲热的。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吴仲曦说。他这才想起需要回家换件衣服，转身又往家里走。

那个姑娘看他精神恍惚的样子，没有再招惹他，在他身后补